

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都流传着神秘诡异的奇闻异事

桐木 著



# 中国 异闻录

2

China Ibunroku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ina Ibunroku

# 中国 异闻录<sup>2</sup>

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古老的小城里有一位绣活特别好的姑娘。姑娘爱上了城里的一个公子哥，可惜公子早已定亲，而她却偏偏还要为那位小姐缝制嫁衣。公子成亲的当晚，姑娘自缢身亡。小姐穿着姑娘亲制的嫁衣出嫁，鲜红的嫁衣衬着金闪闪的绣线，华丽灿烂。成亲后不久，公子发现妻子身上诸多异样——白天足不出户，晚上从不点灯，而且笑容僵硬，脖子上还有一道红色细线。最可怕的是，公子的后人，无论男女，脖子上都带着一条细线……

千百年以来，国人向来重视土葬，死后尸骨讲究入土为安。可是，坞镇的百姓们近来却不太平——坞镇附近山里的坟地风雨后被山石摧毁，棺木损坏严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所有棺木里的尸身均失去了脑袋！尸骨见光后迅速附上了一层若隐若现的绿光，绿光转瞬即逝，尸骨瞬间碎成了骨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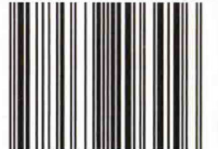
神女庙、人皮鼓、虫尸球、红油伞、剪纸术……本系列从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传说入手，再现了一组具有民族特色气质的小故事。它是一部揭秘中国神秘文化的特色小说，也是一本现代版的《聊斋志异》，讲述中国本土古老的民间故事，离奇的秘法禁忌，妖娆的本土传奇！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上架建议：小说·悬疑

ISBN 978-7-5392-9645-6



9 787539 296456 >

定价：35.00元



# 中国 异闻录

2

桐木 著

China Ibunroku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异闻录. 2 / 桐木著.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92-9645-6

I. ①中… II. ①桐…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862 号

中国异闻录. 2

ZHONGGUOYIWENLU 2

桐木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大厂回族自治县德诚印务有限公司

710mm×1000mm 16 开本 19.5 印张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9645-6

定价: 35.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 -02-2017-39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001 | 第一章 诡绣
- 017 | 第二章 淘金人
- 039 | 第三章 两世明
- 063 | 第四章 压胜术
- 075 | 第五章 阴孩儿
- 093 | 第六章 妖骨
- 113 | 第七章 神仙树
- 129 | 第八章 黑棺
- 145 | 第九章 烧窑鬼村
- 201 | 第十章 河女庙



- 219 | 第十一章 屠夫之死
- 233 | 第十二章 鲁班尺之谜
- 261 | 第十三章 天记
- 277 | 第十四章 会说话的乌鸦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00

人海楼 卷一百一十 110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10

水滸传 卷一百一十 110

八声调 卷一百一十 110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10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10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10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10

魏书 卷一百一十 110



## 第一章 诡绣

有许多

荒漠

诞生于虚无的满足

毁灭于真实的饥渴

所有人欢呼

即使她身上穿着嫁衣般殷红的鲜血

仍然露出

蚀骨的微笑



## 1

我和谢如秀、檐下水猪在老金家里已经待了整整两天。我身上被吴家兄弟踹断的肋骨，在没有得到正规医治的情况下恢复得很慢，稍微一动就疼得厉害，夜里尤其折磨人。

檐下水猪和谢如秀身上也多多少少受了伤，老金见状就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手里抓着不少绿色的植物，有好几种，植物的根上还带着新鲜潮湿的泥土。老金说，这些都是消炎祛瘀的草药，让嚼碎了敷在伤口上，我心里将信将疑，不过还是依言试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些效果。

听老金说，吴家兄弟还守在树林外没走，我们几个只好按捺下焦虑的心情，耐着性子在老金家养伤，当然，还得继续和老金讲故事互动。

第三天的故事，老金并没有直接讲，而是先哼了一段歌谣，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古老民谣。老金高高低低地吟唱着，我听着听着一下子就恍惚了。

过了半天，檐下水猪推了我一把，我这才清醒，身上不由得冒出一层白毛汗来。这是歌谣吗？咒语还差不多。

“老金，你唱的是什么？我听不太懂。”我问道。

“我听懂了，我来说吧。”檐下水猪说道。

然后就听他念道：“西方路上一颗谷，叶子尖尖心儿粗。一去吴郎前头走，巧娘手执红丝带。二月风吹桥头冷，妹儿小脚难走好。二去戚戚不归家，月上鼓楼头碰头……”

我听完有点儿蒙：“这什么意思？”



我不懂，谢如秀就更不懂了。檐下水猪轻咳一声：“这个我以前听过差不多的，但是不知道唱的什么意思。”

老金点点头：“这是一个女人带来的童谣，一个……很神秘的女人。”

## 2

老金说，他要讲的这个故事曾经在他们家乡广为流传。老金的家乡在一个小县城，那时候他年纪还很小，但也能记住不少事情了。

故事就发生在民国末期，那时候国内大多数地方都解放了，他们家乡也在其中。

他记得，县城里的人大多在战争时期逃了出去，本来一个富庶之地在战争的肆虐下变得满目疮痍。不过，人的建设能力极强，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机。战争结束后，不少人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家乡，在众人的努力下，县城又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热闹。

那时候因为战争的关系，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死去，人口锐减。现在人都回来了，生活稳定了，就有很多人家为家里的儿女张罗亲事。

在这种情况下，鳏夫再娶、寡妇另嫁，都是常事。

在县城里有这么两家，有一户姓杨的人家的儿子在战争时期参过军，后来在战场上负了伤，养了一段时间总算是全须全尾地回来了，只落了个阴天下雨腿痛的毛病。

杨家的儿子叫杨从嘉，从军前结过婚，不过他媳妇命不好，逃难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因为缺医少药，人就这么去了，身后连个一男半女都没留下。杨母自打儿子回家后，就一直想给儿子再张罗娶一房媳妇。

杨家的邻居姓简，说起简家，在战争前家里算是富户，生有两子一女，战争时全家一起逃难在外，回来时就只剩下简家二老和一个女孩了。

简家姑娘名叫简雪梅，年方二十，长得十分清秀可人，性格也不错。杨母一早就看中了她，要是以前，她根本不敢去想，因为两家的家世相差比较大，而且杨从嘉结过婚，比简雪梅大了六七岁，从各方面看，两人都不般配。不过，简家

的财物房子在战争时期都毁得差不多了，现在家境反倒不如杨家了。

简家二老看到生活稳定了，也想着给女儿找一个可靠的归宿，他们也好有个半子养老。

就这样，杨母和简家二老一拍即合，杨母喜欢简雪梅的温柔贤惠，简家二老欣赏杨从嘉的踏实稳重，两家很快就决定让二人结婚。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很快就被众人所知。

杨家附近住了一户两母女，女儿二十多岁，名叫何小芬，因为她的脸颊上有一道暗色的伤疤，所以总是用头巾包着脸，附近的人都叫她“疤面女”。她们母女二人不是本地人，乃是一年前逃难来的。母女二人生活十分困苦，杨母心善，让杨从嘉给她们送了些东西，杨从嘉偶尔也会帮着她们劈柴挑水，两家人处得不错。后来何小芬的母亲病逝，也是杨家帮着料理了后事。

杨简两家的婚讯一传出来，何小芬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几夜不出门。就在婚礼的前一天，她找到杨从嘉，向他表明自己的心迹。

杨从嘉十分诧异，因为在这之前，他和何小芬的接触其实并不多，每次他到何小芬家帮忙，何小芬都躲进屋里。

那天他们站在河边，何小芬没有戴头巾，一只手遮住了暗红色的伤疤，说：“杨大哥，我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会做个好妻子的。”

何小芬头一次没有回避杨从嘉的目光，杨从嘉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极度的渴望，那一刻他意识到，何小芬的确像她说的一样，非常喜欢他，可惜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杨从嘉拒绝了何小芬，说自己只当她是妹妹。

何小芬十分失望，但是什么都没说，低着头走回了自己家。之后，杨从嘉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婚礼很快就举行了，虽然简陋，但是十分热闹。

洞房之夜，简雪梅一直怯怯地低着头，非常紧张的模样。杨从嘉望着烛火下新娘秀丽的脸，心中十分高兴。

简雪梅着实害羞，杨从嘉刚要脱她的衣服，她就吹熄了烛火。二人在黑暗中缠绵，倒也别有滋味。

简雪梅婚后变得比当姑娘的时候能干得多，只是性格越发腼腆，出门的时候总是低着头。平日里最喜欢绣花，杨母见她的手艺这样好，对这个儿媳越发满意。他们俩的这段婚姻虽说是父母做主，可是杨从嘉本人也很喜欢简雪梅，婚前就对她有好感，婚后见她这样贤惠，更是高兴。不过到后来，他发现，简雪梅一到了晚间总是不喜点油灯或烛火，有时杨从嘉回房休息，看到床边坐着个黑压压的影子，总是会吓一跳。他说了简雪梅几次，简雪梅总是不听，他只好随她去了。

简雪梅除了绣花之外还喜欢唱歌，她经常唱一首奇怪的歌谣。杨从嘉无意中听过几次，好长时间才弄明白那首歌谣的内容。

西方路上一颗谷，叶子尖尖心儿粗。

一去吴郎前头走，巧娘手执红丝带。

二月风吹桥头冷，妹儿小脚难走好。

二去威威不归家，月上鼓楼头碰头。

……

杨从嘉问她歌谣是什么意思，她总是笑笑，却什么都不说。因二人新婚感情很好，杨从嘉也没有在意。

婚后简雪梅很少回娘家，虽然娘家就在旁边，可是她总是不愿意回去，见到自己爹娘感觉总是淡淡的，不像往日那样亲热。简母因此哭了几次，有道是儿大不由娘，女生外向，见她总是如此，也就由她去了。

杨从嘉是酱油厂的工人，一天，他拿了些黄豆酱回家，杨母分出一些让他给何小芬送去，杨从嘉这才想起，他从结婚之后就没看见过何小芬了。换句话说，就是何小芬从跟他表白过后，就没在他面前出现过。

杨从嘉走到何小芬家之后，发现那栋破败的房子院门紧闭，院内多处地方都生出了杂草，一副冷冷清清的模样。他疑窦顿生：何小芬是个很勤快的姑娘，她的家虽然破旧，可是一向收拾得很干净，为什么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杨从嘉使劲拍打着院门，可是过了良久都没有人出来，他只好回家了。

杨从嘉虽然心中疑惑，但是并没有多想。过了一些日子，他在酱油厂干活的时候，突然听人说起一桩离奇的命案。

### 3

本县城外有一条河，这条河绕过大半个县城，是县城内人们取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可是就在前几天，有个取水的人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是女性，看样子已经死了好些天。

最最奇怪的是，这具尸体，没有脸！

据检验，死去女子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左右，尸体的脸是被什么利器从头皮处到脖颈间给整个削掉了，死因是窒息而亡。从削掉的脸皮来看，凶手的手法很利落，但是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尸体没有脸皮，而且尸体有腐烂的迹象，警方暂时还没查出尸体的身份，更无从查找凶手的身份，这个案子很可能会成为一桩悬案。

杨从嘉听到这桩命案后，心里有种奇怪的预感，他想到了何小芬。这几天，他又去了何家一趟，何家依然没人。不知道何小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除了她现在的家，她根本无处可去，她不出现，会不会因为她已经出事了呢？

杨从嘉因为拒绝了何小芬，心底总是对她有种愧疚感，所以在何小芬失踪后才这么关心。他思前想后，竟然跑到医院里去认尸。

不过尸体并不是何小芬，虽然没了脸皮，但是杨从嘉从那双手认出那并不是何小芬的尸体。因为何小芬常年操持家务，她的手有些粗糙难看，而尸体的手却比她的手好看得多。

杨从嘉顿时松了口气，他跑去打听何小芬的下落，当晚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妻子和母亲早已吃完了饭。他对付一口饭之后回到房间，又被房间里那个黑漆漆的身影吓了一跳。

“你回来了，你去干什么了？”简雪梅的声音在黑暗中幽幽响起。

杨从嘉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自认自己做的事没什么不能对妻子说的，于是就把何小芬和他表白，到今天认尸的事都说了一遍。

简雪梅听完后久久不语，最后只是怅然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杨从嘉因为心中有事，所以天刚亮就睡不着了，他愣愣地盯

着有些斑驳的墙壁，忽然间一回头，却一下看到妻子的脖颈上出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血线，一直延伸到耳根旁，乍看之下，就像整颗头颅都被割断了似的。

杨从嘉吓了一跳，正当他要凑上去仔细看的时候，简雪梅一下子醒了，她看着近在咫尺的杨从嘉，立刻就坐了起来，随手扣上了衣服上的扣子，衣服是高领的，她的整个脖颈都被遮住了。

杨从嘉惊疑不定：“雪梅，我刚才看见你的脖子好像有红色的……”

简雪梅微微一愣，在脖颈里摸索两下，突然抽出一根一尺多长的红线。

“你看到的是这根红线吧，大概是我昨天绣花的时候不小心掉进去的。”

杨从嘉看了一眼红线，虽然觉得有古怪，但是也许是刚才自己看错了。然而，他的目光突然被简雪梅的手吸引住了。

捏着红线的那双手，并不纤秀，稍显粗糙，肤色也和脸部的皮肤相差很大，显得很不调和。

简雪梅看到杨从嘉的视线，不自然地放下了手，嗫嚅道：“我去做饭了。”

杨从嘉握住简雪梅的手，道：“雪梅，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

杨从嘉并未怀疑什么，简雪梅的手当然是为了这个家才变得如此粗糙，由此看来，简雪梅是个非常称职的妻子。

那天下工之后，杨从嘉特地买了些糕点想要送给妻子，当然他买了两份，一份给妻子，一份要送去给岳父和岳母。他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远远地看见简雪梅和简母一个院里、一个院外在说话。简母的脸色不太好，神色有异，简雪梅神情淡漠，似乎不太想搭理简母的样子。

杨从嘉情不自禁地放轻了脚步，快要走到两人跟前时，他听到简母说：“雪梅，虽然你和从嘉结婚了，但是你还姓简，还是我跟你爸的孩子。”

简雪梅道：“我嫁给杨大哥，自然是杨家的人，我不跟你回去，你以后别来打搅我和杨大哥。”

简母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身形摇摇欲坠。她不知道怎么了，就算是女生外向，可是她和丈夫含辛茹苦养育了二十年的女儿，怎么突然就对她这么陌生了呢？就连回家看看都不肯。

杨从嘉惊疑不定，婚前简雪梅和简母的感情非常好，怎么现在变成了这样？

难道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

就在这时，简母突然抬起手狠狠地给了简雪梅一个耳光，打完后就流着泪跑了。等杨从嘉反应过来的时候，简母已经跑远了。杨从嘉愕然上前，简雪梅抬头时那怨毒的目光让杨从嘉愣在当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简雪梅产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二人结婚后的一幕幕浮现在杨从嘉的脑海中，简雪梅的确婚前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杨从嘉向来是个粗线条，只是觉得简雪梅的变化是结婚带来的，但是现在想想，结婚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习惯，与其说简雪梅变了，倒不如说她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杨从嘉越想越是心惊，简雪梅每每看着他时，目光诡异，行为也跟那个温婉大方的姑娘相去甚远，反倒像是……那个羞怯畏缩的何小芬。

何小芬失踪多日，如今生死不知，而简雪梅的行为和何小芬惊人的相似，这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杨从嘉突然产生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假如何小芬因为自己的拒绝而想不开，做出自绝的行为，而后附身在简雪梅的身上——那么所有的一切都说得通了。

简雪梅婚后不喜出门，她每日不停地绣花，有别于婚前的勤快能干，她对简父简母感情淡薄，她的嗓音也跟以前不同……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证据，只恨他一开始没有想到。

杨从嘉认定简雪梅被附身，就想找个人驱邪。可是当时县城里并没有这类人，就连山上的和尚庙也因为战乱破败下来，和尚都跑了个精光。

杨从嘉思前想后，只好自己想办法，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中说，鬼怪之类都怕黑狗血或者污秽之物，所以他暗地里准备了一些。因为怕杨母害怕，这件事他谁也没告诉。

那一天晚上，杨从嘉把准备好的一桶黑狗血藏在了卧室里，他当过兵，在战场上杀过不少敌人，自诩天不怕地不怕的他，这时候也紧张起来。

杨从嘉点燃一盏油灯，等简雪梅忙完活计进屋的时候，他立刻掩上房门，拎起木桶就把黑狗血淋在简雪梅的身上。简雪梅一声惊叫，浑身上下血红一片，脸上也没逃过，那血还兀自滴滴答答地往地上滴，十分狼狈。



杨从嘉死死地盯着简雪梅，简雪梅被他淋了一身狗血之后，并没有质问他，反倒是委委屈屈地哭了起来。

“从嘉，你……你……”

“你是何小芬对不对？”杨从嘉质问道。

“从嘉，我是雪梅呀，我怎么会是何小芬呢？”简雪梅瞪大了眼睛，幽暗的光线下她的脸色惨白得可怕，衬着半张脸上的血污，尤其可怖。

杨从嘉厉声道：“何小芬，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你快离开雪梅，否则别怪我把你打得魂飞魄散！”

“从嘉！”简雪梅惊叫，“你要干什么？”

杨从嘉又拎出一个木桶，木桶中散发着恶臭，里面装着许多污秽之物。

“从嘉你别这样……”简雪梅干呕几声，嗫嚅着说道，“我没有被鬼上身，不过何小芬……何小芬是我杀的！”

杨从嘉一下子愣住了：“你说什么？”

简雪梅颤抖地说：“结婚前一天，何小芬来找我，她……她约我到河边，她求我不要跟你结婚，我不答应。后来我要走的时候，她用绳子从后面勒住我，差点儿把我勒死……”

说到这里，简雪梅的眼泪滚滚而下，杨从嘉惊诧之余手上无力，木桶跌到了脚下。

“当时我拼命挣扎，何小芬铁了心要我的命，我无意间抓到一根树枝，为了逼她放手，就……就用树枝戳瞎了她的眼睛。可我不是有意的，要不是她要杀我，我不会这么做。”

简雪梅浑身轻颤，仿佛这样的叙述让她想起了当时的情景，何小芬满脸是血的模样。

“后来呢？”杨从嘉轻声问道。

“之后她跌到河里淹死了。我很害怕，谁都不敢告诉。和你结婚之后，我经常梦到何小芬，所以连门都不敢出……杨大哥，我真不是有意的。”

简雪梅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

原来这才是真相。很久之后，杨从嘉叹了口气，他搂住哭个不停的简雪梅，

抚摸她的头发，“别哭了，这件事……不能怪你。”

的确，如果简雪梅说的是真话，何小芬想杀简雪梅，简雪梅后来的反击就是自卫，何小芬跌进河里淹死，也只能说明她的运气不好罢了。

忙着安慰妻子的杨从嘉没有看到，简雪梅低垂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一年之后，简雪梅怀胎十月面临分娩，阵痛开始的时候，简雪梅无意间扯开了衣服的领子，正在陪伴妻子的杨从嘉再次看到了那条若有若无的血线，他伸手抹了一下，结果竟然蹭掉了一小块皮。简雪梅瞬间睁开了眼睛，她疼得满脸都是汗，不过脸上的表情很奇怪，眼神看起来有几分陌生和凌厉。杨从嘉吓了一跳，手不由垂了下来，那块皮肤掉在地上，被正忙着接生的杨母踏了几脚，便成了地上的泥垢。

简雪梅对着杨从嘉虚弱一笑，杨从嘉马上就忘了古怪，只当她是疼糊涂了。

当天夜里，简雪梅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很健康，但是脸颊上有一道浅浅的红印，应该是天生的胎记，那胎记像极了何小芬脸上的伤疤，无论形状和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甚至连颜色都十分相近。本来是喜得麟儿的好事，可是因为那一道胎记，杨从嘉心中无端生出了些许恐惧。

何小芬死于简雪梅之手，虽然直到现在何小芬的尸体也没出现，可是简雪梅没必要说谎，何小芬肯定是死了。现在他的儿子却有着和何小芬一般的胎记，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就在杨从嘉为儿子的胎记而纠结的时候，杨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杨母为了照顾半夜啼哭的孩子，竟然跌死了。

杨从嘉看着身体僵直，死后仍然瞪大眼睛、紧握双拳的杨母，悲痛之余，心思一转，越发觉得这个孩子有问题。

杨母的死，说起来不正是和孩子有关吗？

## 4

我听老金讲到这里，已经在心里编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老金讲的这些内容，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电影名叫《隔世追凶》，电影的主人公是一名

警察，有一次他在办案的时候杀死了一男一女两名悍匪，后来警察的妻子怀孕，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而这对龙凤胎的额上有胎记，跟他枪击悍匪的伤口位置一般无二。

孩子出生之后，发生了许多诡异的事。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经常对着他们的父亲露出诡异的笑容，还刺聋了父亲的耳朵。原来，两名悍匪投胎成为龙凤胎，他们带着仇恨而来，目的只为血债血偿！

老金的故事还在继续。

杨母不幸去世之后，杨从嘉对刚诞生的儿子开始不那么喜欢了，他的心底就像扎了一根刺，每次看到儿子都会想起母亲的死，更甚者想到死去的何小芬。简雪梅不满，二人经常因此争吵，杨从嘉渐渐地对简雪梅冷淡下来。

生完孩子，简雪梅过去的古怪毛病改掉了不少。有一天简雪梅抱着儿子晒太阳的时候，看见杨从嘉和一个年轻的女人有说有笑地往回走。杨从嘉已经很久没对简雪梅笑过了，自打杨母死后，他一次也没有抱过孩子，无论她多么辛苦，他仿佛一点儿都看不到，也从来不帮忙。

简雪梅定定地看着杨从嘉，杨从嘉跨进院子之后就收敛了笑容，沉默地走进屋子，连一句话都没跟简雪梅说。

这种情况搁在现在来说，就是婚姻冷暴力，现代的女性可以离婚，可是那时候的人不兴离婚，特别是女人，离了婚会被人耻笑，就连父母亲人都跟着抬不起头来。

以前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个出身于保守家庭的女人和丈夫离婚了，她回到了父母家，可是过了没多久，不堪邻居耻笑的父母合力扼死了她。

那时候的夫妻即使不和睦也会吵吵闹闹过一辈子，也有的夫妻冷战多年不说话，却生了一大堆孩子。这样的婚姻无疑是痛苦的，但是那个时代被婚姻困住的人，却很少有人能走出围城。

杨从嘉一日比一日冷淡，简雪梅每天都坐在院门口望着那条杨从嘉回家的路，她经常能看到杨从嘉和那个年轻女人结伴回家。她出去偷偷打听过，那女人是酱油厂新来的会计，活泼爱笑，是酱油厂新晋的一枝花。

有一天晚上杨从嘉没回家，简雪梅从天黑坐到天明。第二天杨从嘉回家的时